

讀素問鈔卷中

許昌滑壽伯仁

編輯

祁門朴墅汪機省之續註

攝生

天地能生人人能養人全真導氣人自為養也天地弗與焉其攝生鈔

帝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

衰者時世異耶人將失之耶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

謂知修養之道陰陽者天地之常道術數者保生之大倫故修養者必

得道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動以理而取聲色芳味不妄視聽也循理而

形無搖尔精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守而與形俱苟或妄

動則五藏神氣離去而形骸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

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真散色不節則精竭輕用不止則不知持滿不時御

神言愛精保神如持盈滿之器不慎而動則務快其心逆于生樂快于心

害養生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

之樂



讀素問鈔卷中

許昌滑壽伯仁

編輯

祁門朴墅汪機省之續註

攝生

天地能生人人能養人全真導氣人自為養也天地弗與焉其攝生鈔

帝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

衰者時世異耶人將失之耶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

謹先知道謂知修養之道陰陽者天地之常道術數者保生之術倫故修養者必

得道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動以理而取聲色芳味不妄視聽也倫理而

形無搖爾精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守而與形俱苟或妄

獨居莫能以盡其天年也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

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真散色不節則精竭輕用不止則不知持滿不時御

神傾竭天真時一作解御神謂保御神氣也務快其心逆于生樂快于心

害養生之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



之有時節之日及太乙入從中宮朝八風之日也義具天元玉冊中恬淡虛無

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邪不能為害春三月此謂發陳

物春氣發生庶陳其姿容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天氣溫地氣發溫夜卧早起廣步于庭

溫氣生寒氣散故夜被髮緩形以使志生春氣發生于萬物之首故生而勿

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春氣發生故養生者必順于時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春陽布

在入必謹奉天時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逆謂反行秋令則肝氣

所謂因時之序也春生夏長之令也夏三月此謂蕃秀蕃茂也盛也秀華也美

春傷肝故少氣以奉夏長之令也夏三月此謂蕃秀也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微下由是夜卧早起無

厭于日愚謂無嗜卧怠情使妄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無愛在外陽氣

則物化志意寬則氣泄物化則華英成秀氣泄則物化志意寬則氣泄物化則華英成秀氣泄此夏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陽氣

則膚腠宣通時令發揚故所愛亦順陽而在外此夏氣之應養生之道也蕃秀之令在人逆之則傷心秋為痠癘奉收者少冬至重病水勝火故重病

必敬順天時也逆之則傷心天氣以急聲切地氣以明變物早卧早起與

秋三月此謂容平萬物容狀至平而定也天氣以急聲切地氣以明變物早卧早起與

鷄俱興早卧早起欲安寧使志安寧以緩秋刑順秋伐生故使志安寧緩秋刑也

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神陽則欲收斂神氣使秋氣平也無外其志使秋氣

清氣之收順秋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為殮泄奉藏者少冬三

月此謂閉藏陽氣伏藏水永地拆無擾乎陽周密不欲煩勞早卧晚起必

待日光也避寒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也若已有得雖未得若已得

不欲擾乎陽也去寒就溫無泄也皮膚使氣亟奪也文四者伏匿之類皆不逆其所

若矣此奪也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春為痿厥奉生者少逆春氣

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子肝則肝氣混揉變而傷矣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

氣內洞子心燠熱內消故心中空也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行氣主

焦壅滿○太素作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獨沉太素作濁沉夫

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萬物故為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

秋冬養陰以從其根養藏之謂是故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惟聖人善養

之以從也故與萬物沉浮于生長之門猶出入也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真矣是

失四時陰也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

奇重疾不起是謂得道得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當之從陰陽則生逆

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為逆是謂內格愚謂格者扞格也謂身內所

賣素問少卷中

神論

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

陰者五神藏也宮者五神之舍也言五神所生本資于五味五味宣

化各湊于本宮雖因五味以生亦因

五味以損蓋為好而過節乃見傷也故味過于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

食酸令人小便不利則肝多津液津液內溢

則肝葉舉脾氣絕而不行何者木制土也味過于鹹大骨氣勞短肌心氣抑

鹹熯也王註多食鹹令入肌膚縮短又令心氣

抑滯不行何者鹹走血歸腎故大骨如勞乏也味過于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

不衡心悶喘滿而腎不平何者土抑水也

味過于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

謂苦性堅燥脾被苦燥而不濡潤胃為苦堅而不柔虛故

曰厚也厚者敦厚也壅滿也經云土太過曰敦阜是也味過于辛筋脉沮弛

精神乃央

央半潤也愚謂沮消沮也是故謹和五味骨正筋柔血氣以流腠理以

密如是則氣骨以精

強也謹道如法長有天命

曰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麓為之悅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冤腹滿死能冬

不能夏

不能夏

故不能勝故能冬熱甚反陽勝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則厥厥則

腹滿死

逆也厥氣

能夏不能冬此陰陽更勝之變病之形能也曰調此二者奈何

曰能知七損八益則二者可調不知用此則早衰之節也

而不言陰陽更勝之變次問調此二者然後言七損八益之道七八謂女子二七

而天癸至七七而天癸絕男子二八而天癸至八八而天癸終損益陰陽海滿

而去血女子之常也滿而不去則有壅過之虞月事以時下則不失其常故七

欲其損陽應合而寫精男子之常也佚而無節則有耗憊之患持盈守成不妄

而天癸至七七而天癸絕男子二八而天癸至八八而天癸終損益陰陽海滿

而天癸至七七而天癸絕男子二八而天癸至八八而天癸終損益陰陽海滿

而天癸至七七而天癸絕男子二八而天癸至八八而天癸終損益陰陽海滿

而天癸至七七而天癸絕男子二八而天癸至八八而天癸終損益陰陽海滿

作勞所以益之道也故八欲其益是故知七損八益則年四十而陰氣自半
二者可調不知用此則早衰其節也此所謂法陰陽也
也起居衰矣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矣年六十陰痿氣大衰九竅不利下虛
上實涕泣俱出矣故曰知之則強知謂知七損八益不知則老故同出而名異耳智者
察同愚者察異同出謂人之道也名異謂知之者謹于節養以順受其正不知者
滑滑循欲以戕伐其真智者愚者不足于不足智者有餘有餘則耳目聰明身體
強壯老者復壯壯者益治是以聖人為無為之事樂恬憺之能從欲決志于虛
無之守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聖人之治身也

陰陽應象論

論治

干戈甲冑以治亂也禮樂教化以治治也矢醴麋銜治人疾也具治鈔

帝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藥謂針石灸病毒藥導引按蹻也皆愈何也岐伯曰地勢

使然也謂謂法天地生長收藏及高下燥濕之勢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之地海濱傍

水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魚之信發熱

渴勝血之徵故其民皆黑色踈理其病皆為癰瘍癰瘍故病癰瘍其治宜砭石以石為針故

砭石者亦從東方來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引謂牽引使收斂

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其民不衣而褐薦華食而脂肥謂毛布薦細草

故邪不能傷其刑骸其病生于內實水土剛強飲食脂肥膚腠閉封血氣充

食男女之過其也其治宜毒藥謂藥謂草木虫魚鳥獸之毒故毒藥者亦從西方來北方

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藏寒生滿

病中病者寫之于內其此之謂也其治宜灸焫水寒冰冽故病藏寒故灸焫者亦從北方來

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多故也

而霧其民嗜酸而食胙胙一作食魚故其民皆緻理而赤色其病癰痺收飲故

人肉理密緻陽盛之處故色赤濕氣內滯熱氣其治宜微針針小故九鍼者亦從

南方來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萬物也用法土德之其民食雜而不

勞四方輻輳萬物交歸故其病多痿厥寒熱濕氣在下故多病痿弱氣逆

害人皮肉其治宜導引按蹻導引謂搖動支節按蹻謂故導引按蹻者亦從

中央出也故聖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隨方而用故治所以異而病皆愈

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善治者治皮毛始止于其次治肌膚已生其

次治筋脉已病其次治六府已甚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已可

得半愈滑註非謂
醫者謂病家也

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

微也

其盛可待衰而已

毀傷病盛取之

故因其輕而揚之

發揚去之

因其重而減之

減去之

因其衰而彰之

彰之因邪氣

明正其惡

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

溫存也氣味謂藥餌飲食之氣味也

其高者

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

謂泄也

中滿者寫之于內

內謂腹內

其有邪者

瀉形以為汗其在皮者汗而發之

二汗則是一義然清字輕發字重也

其慄悍者按而收之

慄疾大

按之使收斂也

其實者散而寫之

陽實則發散陰實則宣泄故下文云

審其陰陽以別柔剛陽病治陰

陰病治陽

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亦同

定其血氣各守其鄉血實宜決之

破決也氣虛

宜掣引之

掣讀為導導引則氣行調陽陰陽應象論

岐伯曰夫上古作湯液故為而弗服也

備用而為

不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

心猶近道

當今之世必齊毒藥

攻其中鑱石鍼艾治其外也帝曰形弊血盡而功不立者何曰神不使也曰何

謂神不使曰鍼石道也精神不進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

愚謂服藥至千形弊針艾至千血盡而鑱

之功尚不立蓋以病人神氣已衰雖有毒藥鑱針莫能為之運用而驅遣也故

曰神不使也以藥非正氣不能運行針非正氣不能驅使故曰針石之道精神

進志意治則病可愈若精神越今精壞神去榮衛不可復收何者嗜欲無窮而

憂患不止精氣弛壞榮泣衛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

精神者生之源榮衛者氣之主氣主不輔生

源復消神不內居病何能愈此
可見神不使也湯液醪醴論

岐伯曰中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

八風五痺之病

八風八方之風東方來曰嬰兒風傷人外在于筋絡內舍于肝

肌內舍于胃西南曰謀風傷人外在于肉內舍于脾西方來曰別風傷人外在于皮膚

內舍于肺西北曰折風傷人外在于手太陽脉內舍于小腸北方來曰大剛風傷人外在于骨

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痺以冬過此為骨痺春過此為筋痺夏過此為脉痺至風

陰遇此為肌痺秋遇此為皮痺十日不已治以草蘇草荑之技本末為助蘇謂藥而藥也○草

枝謂莖也凡藥有用根者有用苗者有用枝者有用華實者有用根莖枝葉標

本已得邪氣乃服若病為本工為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此之謂主療不相應也

邪氣乃散蓋謂得其病之標本而治暮世之治病也則不然治不本四時不知

日月不審逆從辟四時之氣各有所在如春氣在經脉之類工當各隨所在而

詳見八正神明論中今具針剡鈔不審逆從者謂不審量其病可治與病形已

不可治也愚謂逆從如升降浮沉當順寒熱溫涼當逆之類亦是也

成乃欲徵鍼治其外湯液治其內粗工兗兗以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復起粗

粗畧也兗兗謂不料事宜帝曰合人形以法四時五行而治何如而從何如而

逆岐伯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貴更賤失時賤以知死生以決成敗而

定五藏之氣間甚之時旺則為基死生之期也肝主春足厥陰少陽主治其

日甲乙肝苦急氣有餘也急食甘以緩之心主夏手少陰太陽主治其日丙丁心苦

緩心氣虛也急食酸以收之脾主長夏足太陰陽明主治其日戊己脾苦濕急食苦

以燥之肺主秋手太陰陽明主治其日庚辛肺若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主

冬足少陰太陽主治其日壬癸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

此一句九字疑元是注文病在肝愈于夏子制鬼也夏不愈甚于秋子休鬼復王秋不死持于冬子

休而母養故氣執持于父母之鄉惡謂執持堅定也猶言無加無減而平定也起于春當起而差也禁當風肝病者平

旦慧平旦木慧與也下晡甚金王夜半靜水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氣當散用辛補之酸

寫之酸味收故寫宜當鹹寫之然肝欲散不當又以酸收鹹更為補之為寫之也病在心愈在長夏長夏不愈甚于

冬冬不死持于春起于夏禁溫食熱衣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心欲更

氣以藏好更急食鹹以更之取其更用鹹補之甘寫之舒緩病在脾愈于秋秋不愈甚

于春春不死持于夏起于長夏禁溫食飽食濕地濡衣溫濕及飽並傷脾氣脾病者日

月慧日出甚下晡靜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用苦泄之取其泄甘補之病在肺

愈于冬冬不愈甚于夏夏不死持于長夏起于秋禁寒飲食寒衣肺病者下晡

慧日中甚夜半靜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補之酸收辛寫之辛散病在腎

愈于春春不愈甚于長夏中六月也夏為土母土長于長夏不死持于秋起于

冬禁犯焮焮熱也熱食溫炙衣燥也腎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晡靜腎欲堅意

食苦以堅之用苦補之鹹寫之鹹也夫邪氣之客于身也寒暑濕飢飽勞逸皆

是邪也非惟以勝相加愚謂如肝木之病則肝至其所生而愈謂至己至其所

不勝而甚謂至己至于所生而持謂至己自得其位而起謂已自必死定五藏

之脉謂肝弦心鉤肺浮腎營脾代之乃可言間甚之時死生之期也

形樂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形身形志心志形樂謂不甚勞後志不順

虛補是灸刺之盛也形樂志樂病生于肉治之以鍼石則肉理相比此氣道滿

結聚佛結故病生于肉夫衛氣留滯以針寫之形苦志苦病生于筋治之以熨

引勞傷故病生于筋熨謂藥熨引其用則致形苦志苦病生于咽嗌治之以百藥

咽嗌甲乙經作困竭百藥作甘藥愚謂內外俱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于不

勞則血氣兩耗血傷氣耗故咽嗌為之不利也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于不

仁治之以按摩藥愚謂驚傷心主脉恐傷腎主血心腎有傷血脉凝滯

所以開通閉塞導引陰陽藥者酒藥也帝曰其有不從毫毛生而五藏陽以

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獨居孤精于內氣耗于外形不可與衣相保此四極急而

動中是氣拒于內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不從毫毛言生于內也陰氣內盛陽

以竭也津液者也充滿也郭皮也陰畜于中水氣脹滿上攻于肺肺氣孤危

魄者肺神腎為水害子不救母故云其魄獨居也其陰精損削于內陽氣耗竭

于外則三焦閉溢水道不通水滯于皮膚身軀不腫故云形不可與衣相親也

皆水氣拾拒于腹膜之內浮腫施張岐伯曰平治于權衡去宛陳莖是以微動

于身形之外四極言四未則四肢也

四極溫衣或云當作溫表謂微動四肢令陽氣漸次宣行乃所以溫之也

處以復其形開鬼門鬼門者以水氣所居而言也陽為火陰為水陽潔淨府以

陳莖之宛為不淨或下泄或利小水去

其陳莖是為潔淨府對陳莖而言

精以時服五陽已布疎滌五藏故精自

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氣乃平平治權衡謂察脈浮沉浮為在表沉為在裏在

府也去宛陳莖謂去陳久之水物猶如草莖在表者汗之故下文云開鬼門潔淨

微動四肢人陽氣漸以宣行故又曰溫衣也經脈滿則絡脈溢絡脈溢則經脈

之以調其絡脈使形容如舊而不腫故云繆刺其處以復其形也開鬼門是啓

玄府遣氣也五陽是五藏之陽氣也潔淨府謂寫膀胱去水也脈和則五精之

氣以時賓服汗腎藏也然五藏之陽漸而宣布五藏之外氣纖復除也如是故

夜

論

帝曰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脈之盛衰病之新故曰治之無後其時形氣

相得謂之可治形氣盛形盛氣虛色澤以淳謂之易已相營故易已也

四時謂之可治如春脈弱以滑是有胃氣命曰易治取之以時時而取之則

萬舉萬全當以四時血氣所在而為療爾愚謂如春氣在形氣相失謂之難治

經脈之類甲乙經作治之趨之無時其時與王註兩通

形盛氣虛盛色天不澤謂之難已天謂不明而脈實以堅謂之益甚

實堅是邪氣逆四時為不可治必察四難謂上四句是而明告之所謂逆四時

者春得肺脉夏得腎脉秋得心脉冬得脾脉其至皆懸絕沉瀯者命曰逆四時

懸絕謂如懸物之絕去也未有藏形于春夏而脉沉瀯謂未藏有秋冬而脉浮大命曰

逆四時也○風者百病之長也言先百今風寒客于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

閉而為熱客謂客止于人形也風擊皮膚寒勝當是之時可汗而發也或痺

不仁腫痛則病生而變故如是也熱中血氣當是之時可湯熨及火灸刺而去

之弗治病入舍于肺名曰肺痺發欬上氣肺名曰痺焉肺變動為欬欬則入于

也弗治肺則傳而行之肝病名曰肝痺一名曰厥脇痛出食肝肺金伐木氣下

也肝主怒怒則氣逆故一名厥也肝脉從少腹屬肝絡膽布脇助循喉嚨故脇痛而食入腹則出也當是之時可按若刺耳弗治

肝傳之脾病名曰脾風發瘰腹中熱煩心出黃肝應風木勝土土受風氣故

入腹屬脾絡胃上鬲注心中故腹中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可浴弗治脾傳之腎

命名曰疝瘕少腹冤熱而痛出白一名曰蠱勝腎脉自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

也宛熱內結消燦脂肉如虫之食日加損削故一名曰蠱○愚按宛者屈帶也病非本經為他經宛抑而成此疾也宛一作客客猶寄也道客熱于少腹久不

而為白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弗治腎傳之心病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癰腎

水不足則筋脉受熱而自跳擊故名曰癰當此之時可灸可藥弗治滿十日法

氣外燔筋脉受熱而自跳擊故名曰癰當此之時可灸可藥弗治滿十日法

當死若復傳行當如下說腎因傳之心心則復反傳而行之肺發寒熱以再

傷故寒法當三歲死三歲當作三日夫以肺病而來各傳所勝至腎傳心法當

者也又不可延之三歲乎然期此病之次也之次第然其卒發者不必以於傳不

淺深又可不可刻舟求劍也此病之次也之次第然其卒發者不必以於傳不

不必依傳之次故或其傳化有不以次不以次入者憂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

故令人有大病矣憂恐悲喜怒觸過即因而喜大虛則腎氣乘矣喜則心

心氣不守故怒則肝氣乘矣怒則肝氣乘矣肝氣受邪故肺氣乘

腎氣乘矣怒則肝氣乘矣肝氣受邪故肺氣乘

矣恐則脾氣乘矣脾氣不守故脾氣乘矣憂則心氣乘矣肝氣不守故心氣乘

矣○雪齋云此論喜與恐是本志動而虛故所不勝來乘怒與悲此其道也此

是本志乘不知乘何藏憂是脾志而心乘之尤不可曉元註全非此其道也此

其不次故病有五五二十五變反其傳化則二十五變也然其變化以勝相

傳傳而不次變化多端○愚謂一藏之中有虛傳乘之名也傳者相承之異

邪實邪微邪甚邪賊邪故云五五二十五變名耳○雪齋云得

病傳之至于勝時而死為常中生肝病者兩脇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肝

喜怒令病次傳者為奇二錢真藏論

賣

卷中

七

大學

陰器抵少腹布脇肋故虛則目瞞瞞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

病如是其氣實則善怒虛則目瞞瞞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

項顙連目是系膽脈從耳後入耳取其經厥陰與少陽

中故病如是恐惡懼魂不安也取其經厥陰與少陽

逆也氣逆則頭痛耳聾不聰頰腫痛膽脈從耳中出耳前其支別者從目系下

頰裏故耳聾不聰頰腫痛膽脈從耳中出耳前其支別者從目系下

也是以上文兼取少陽取血者逆之診隨其左右有則刺之氣心病者胸中痛脇

支滿脇下痛膺背肩甲間痛兩臂內痛上肺出腋心脉支別者循胸出脇直行者

掌後兌骨之端又厥陰心主脉循胸出脇抵腋腋下循脇內入肘中循臂行兩

筋之間又太陽小腸脉自臂膈上繞肩甲交肩上下循脇如足支者持也謂堅持

也急痛虛則脇腹大脇下與腰相引而痛心脉下膈絡小腸故病如是取其經少

陰太陽舌下血者故取少陰脉從心系俠咽喉其變病刺郄中血者則其或嘔變

都去腕後脉脾病者身重善肌一作肉痿足不收行善癰脚下痛主脾象土而

肉痿痿謂無力也太陰脾脉起足大指上端內少陰腎脉虛則腹滿腸鳴飧泄

起足小指斜趣足心故病生于足而下并取少陰血也

食不化為之善滿腸為之善鳴也取其經太陰陽明少陰血者善癰脚下痛

故取之肺病者喘欬逆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髀腠足皆痛

故病則喘欬逆氣也背為胸中之府肩按近之故肩背痛也肺養皮虛則少氣

不能報息耳聾嗌乾氣虛少故不足以報入息也太陰肺絡會于耳中故耳

以上潤于嗔故嗔乾也取其經太陰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血者厥陰足太陽之外

是以下文兼取少陰也陰脈也視左右足脈少陰部腎病者腹大脰腫喘欬身重寢汗出憎風脈起于

分有血滿異于常者即取之足二腧俠臍循腹裏上入肺故腹大脰腫喘欬腎病則骨不能用故身重

重腎水病則心火旺故熱蒸心液為汗汗多亡陽故憎風憎深惡之也虛則胸

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樂腎脈絡心注胸中太陽脈下行至足腎虛則太

陽之氣不能盛行于足故足冷而氣逆也足冷取其經少陰太陽血者

氣逆故大小腹痛志不足則神躁擾故不樂取其經少陰太陽血者

守法猶當揣形定氣先去血脈而後乃調有餘不足焉論氣法時論帝曰夫

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粱芳草石藥石藥發癲芳草發狂之熱中多食數

日癲多怒曰狂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粱是不合其心禁芳草

石藥是病不愈願聞其說熱中消中者脾氣上溢甘肥之所致故禁食膏粱

液在脾故令人口甘此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肥者令皮肉

熱甘者令人中滿故氣上溢轉為消渴此之謂也膏肉梁米也石藥英乳也芳

草濃美也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氣急疾堅勁故非緩心和人

不可以服此二者物爭則神不躁迫無懼內傷故可服此二者悍利也堅定也

固也動剛也言芳草石藥之氣曰不可以服此者何以然曰夫熱氣慄也悍藥

堅定固久剛烈而卒不歇滅也

氣亦然二者相遇恐內傷脾脾者土也而惡水服此藥者至甲乙日更論氣慄

盛則木氣內餘故心非和緩則躁怒數起躁怒數起則熱帝曰天不足西北左

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其故何也臣面君面異而言岐伯曰陰陽之

氣高下之理大小之異也大小當作太少下文可見謂陰陽之氣盛衰之異今

溫南方熱氣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熱而左溫陽以溫而

下矣陽氣生于東而盛于南故東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

涼圖陰精奉上故地以寒而知之于上矣陰是以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

寒下者氣熱至高之地春氣常在故適居寒涼者脈之溫熱者瘡下之則脹

已汗之則瘡已此腠理開閉之常大小之異耳西北東南言其大也折而

中原地形亦有高下人所居高則處寒下則熱常試觀之高山多雪平川多雨

散故適寒涼腹必脹溫熱之地腠理開多閉少陽氣發泄故住曰其于壽夭何

溫熱皮必瘡下之中氣不餘故脹已汗之陽氣外泄故瘡已

如曰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陰精所奉高之地也陽精所降下之

邪不數中而正氣堅守故壽延陽方之地陽氣耗散發泄無度風濕數中真氣

有微甚耳此壽夭之大曰其病治之奈何曰西北之氣散而寒之東南之氣收

而溫之所謂同病異治也南方人皮膚腠理開人皆食冷故宜收宜溫散謂溫